



获奖作品集

〔中篇小说选刊〕

85



1985年

《中篇小说选刊》

获奖作品集

下 册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1986年·福州

一九八五年
《中篇小说选刊》获奖作品集
(下)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20.625印张 9插页 490千字

1986年12月第1版

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,365

书号：10368·209 定价：4.20元

目 录

(以获奖作品标题第一字笔划为序)

上 册

序.....	康 濯
大林莽.....	孔捷生(1)
林莽和人	
《大林莽》的震怒.....	苏 晨(138)
女儿经.....	程乃珊(153)
一点尝试	
一幅典型的上海风俗画.....	斯 群(250)
井.....	陆文夫(257)
从《井》看封建心理积淀.....	唐 挚(320)
向生活深处开掘.....	刘 坪(327)
天 狗.....	贾平凹(333)
说《天狗》	
爱的膜拜.....	张兴春(388)
阴错阳差.....	蒋子龙(399)
著书不为丹铅误	
让群众从当代文学中看到“当代”.....	于良志(468)
老 井.....	郑 义(479)
太行山牧歌	
《老井》人物浅析.....	王 影(638)

下 册

- 桃花湾的娘儿们.....映 泉(1)
 说说山里的“娘儿们”
 情感，在文学作品生命中流泻.....骆 文(353)
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.....张一弓(367)
 莫名其糊涂
 “全人”，往往是“摸不透”的.....江曾培(456)
散淡的人.....湛 容(463)
 关于“散淡的人”
 古稀之年拳拳心.....高 光(566)
感谢生活.....冯骥才(573)
 关于《感谢生活》与苏联汉学家鲍里斯·弗里京
 (李福京) 的通信
 痴傻赤子情.....高 光(637)

桃花湾的娘儿们

映 泉

—

不知翻了多少座山，也不知过了多少道河，总算望见了目的地。

“那，那就是桃花湾。”老赵指着小河对岸。

对面的山岗象一把藤椅的背，环抱着一湾人家。岗上岗下，桃花盛开，恍恍惚惚象一团团被朝阳映红了的云彩。桃花丛中，升起了缕缕炊烟，人们开始做晚饭了。

“真美呀！”梁厚民轻松地长舒一口气。

“梁书记，”老赵极为严峻地说，“你还年轻，进去后你得尽量严肃，跟那些婆娘们不能有好颜色。一个个都是他妈的万能胶。”

梁厚民忍不住笑起来：“这么严重？”

“哼！你没注意到委员们的表情？说要下队贯彻文件，了解情况，人人都争着去爬大山，怎么就没人自告奋勇到桃花湾来？我告诉你，这个风流窝儿除了我老赵没人敢来！”

梁厚民想了想老赵的话，不觉点了点头。桃花湾仅是个小生产队，人不多，地不广，委员们却没一个自报到这儿来的。他还以为同志们为了支持他这个新干部，越是艰险越向前哩。那位姓田的老委员一提起桃花湾就有些怩怩捏捏，难道他的作风错误是在这儿犯的？看来问题有点儿严重了。

“你想，”老赵继续说，“几个省的人贩子拐骗女人都是拐骗的这儿的，是好东西会跟人贩子跑？老子要当了公安局长，就捉他几个婆娘！”

梁厚民没有答话。他由那位老田委员想到了另一些栽了跟头的干部。

老赵见他不笑了，以为他害怕，接着说：“我劝你不来，你硬要来……”

“笑话！”梁厚民不领他的情，“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堂堂区委副书记难道还怕几个婆娘？我倒要看看她们究竟是人还是妖！走！”

他把歇在石头上的旅行包一抓，雄赳赳往山垭下走去，一副大无畏的样子。老赵跟在后面，颇有些焦心。他想，连老田这样当过兵的硬汉子都栽倒在婆娘们身上，何况这位读了一肚子乱七八糟书的大学生？他觉得保护好这位新领导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，不觉紧追了几步，好象前面是敌占区。

一直下到小河底，然后又朝上走。冷不防，一群狗呼啸着冲了过来。梁厚民吓得倒抽一口冷气，连旅行包也掉了。

人在石级路上朝上望，只见高高的石坎上到处有狗的脑袋，黑的、黄的、花的，一条条龇牙咧嘴，恶狠狠地瞪着他俩，喉咙里发出咆哮声。路上的几条拼命往这边扑来。

老赵抢步上前，一手护着大学生书记，一手用棍子左右遮挡。他不知什么时候找了根棍子在手里。不幸棍子晃得越凶，狗

也进攻得越凶，他们不得不边遮挡边往后退。梁厚民揪着老赵的衣服，老赵抓着小梁的胳膊，跌跌撞撞，好不狼狈。

狗咬声中，响起了一片笑声，“咯咯咯咯”，“哈哈哈哈”，笑得蛮开心。梁厚民朝上一望，见到几张粉嘟嘟的脸，张着嘴巴，露着牙齿，笑声是从那些嘴巴里发出来的。

老赵也看见了，手对付狗，嘴里便骂起来：“你看这些骚婆娘，都他妈的不是好东西！喂！你们不消笑得，老子等会儿跟你们算帐！”

那些张脸一下子都不见了，接着听见唤狗的声音。“黄毛”、“花子”、“黑头”、“虎子”……鸣的鸣，叫的叫，一个个嘤声嘤气，尖溜溜的嗓音在山间回荡着。不一会儿，那些凶恶的狗都匆匆忙忙跑了。

梁厚民惊魂稍定，气得也想骂几声婆娘们，不知为什么不但没骂出声，反倒笑了起来。老赵的脸黑得象周仓，手提棍子气冲冲往上登。梁厚民怕后面来了狗，紧紧跟着他，半步也不敢拉下。

弯弯拐拐爬上去，只见好大一个屋场。然而却见不着人。梁厚民眼尖，看见一扇扇关着的门上门环还在摆动，不由得又笑了。

“咯咯，藏起来了。”

老赵象个将军，挺立在稻场中间，厉声道：“把门闭着干什么？有本事的都给我出来！”

也许都没本事，因为没人出来。

“听见没有？咳？你们跟你们的狗一个样，尽会欺负生人。穷开心！出来！都聋啦？都死了？怎么不打哈哈了？”

老赵见没人理，仿佛不解恨，径直走到中间一个门口，用棍子“通通”捣了几下。这一溜房子起码有了一百多年，看样子过去是一家，现在共开了五个大门，也就是说至少住了五家。房子高且深，那几棍捣了不知里面听不听得见。

老赵又将铁门环拍了几下。

门终于开了。先是“咕咚”一声，这是抽门栓。再是“吱呀”一响，门露了一个缝。一只白手从里面伸出来，扳开门扇，现出了一张白白胖胖的脸。大门太厚，又不灵便，那女人用背推，用肩膀顶，最后又用屁股抵了一下。

“哟！赵大哥，稀客呀！”

女人的大眼睛望着梁厚民，滴溜溜在他脸上扫了一遍。梁厚民的脸象被打了一掌，蓦地发起烧来。

“哪个是你的赵大哥！”老赵的脸依然黑着，但腔调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“你现在怎么不把狗放出来咬人？现在怎么不笑了？笑呀！狗咬了人，比演戏都好看，多开心呀！……”

老赵象老子训儿子，那女人居然服服帖帖，低着头任他训。一条花狗的脑袋从门扇那边探过来，女人用脚后跟踢了一下，踢得它嗷嗷直叫。梁厚民发现，她的布鞋绣了花。再朝上望，裤子是花的，上身棉衣套着滚边的大襟背褂，头上梳得溜光。她那胀鼓鼓的胸前，背褂下面藏着一个长方形的硬块，他琢磨了好一会儿，才明白那是一把梳子。显然，她刚才用极快的速度打扮了一下。他又想笑，但尽量忍着。

老赵训得够了，最后吼了一声：“还不快做饭去！”

女人一溜烟钻进了一间房。隔着天井边的木格窗，她亲甜亲甜地送过来一句话：

“赵大哥，您领那位小哥厢房里坐。”

厢房里发了木炭火，暖融融的。虽是春天，山里仍很冷，再加大山里衣少木材多，一年之中只有三个月不偎火笼。老式的床上垂着蚊帐。长条几上搁着个梳妆盒。还有两把太师椅，一张八仙桌。梁厚民恍然觉得得到了另一个世界。

“你就在这儿歇着，我去通知他们晚上开会，顺便去各家看

看。”老赵站起来，提包提在手里。

“我们一路走。”

“这里狗厉害，你还是歇会儿。”老赵神情严肃地说完，走了出去。连手提包也带走了。

梁厚民对老赵的手提包产生了怀疑。胀鼓鼓的，是些什么玩艺儿？提哪儿去？他想跟出去走到门口，见两条大狗横卧在天井边，封锁了出路。他只好退回来。从窗子朝外望，他发现老赵没有出大门，却钻进了刚才女人进去的门。

“桂花！”

这是老赵的声音，亲切极了。

梁厚民气得把窗扇使劲一嗑。哼，好一个正人君子！

二

若不是公安部门抓获几个拐骗妇女的人贩子，未必有多少人知道有桃花湾这个地方。它被大山包围着，是大森林中间的一小块凹地。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它有幸成了自治小村庄，由区直辖。几个人贩子分属不同省份，却不约而同地跑到桃花湾来拐骗女人，难道真如老赵说的这些婆娘们都不是好东西吗？

桃花湾是个鬼地方，生十个娃子至少有八个是妞儿。爹妈总是疼着儿子，讨厌姑娘，好的给儿子吃，好的给儿子穿，吃剩穿剩的才有姑娘的份儿。可是怪，桃花湾的男人委琐不堪，女人却都长得水灵灵的。皮肤无一个不白，个头儿无一个不苗条。也许是传统吧，她们都有一手媚人的本领。桃花湾的男人十有七八是外乡人，据说都是“媚”上的。这些男人们有个共同特点，喜欢往山外跑。歪在家里的男人不是好男人。上四川，下湖广，满天价飞。等到想起老婆来，于是就带点儿女人喜欢的小玩艺儿，软

糖、奶糖、手帕儿、香水、香皂、花伞……回桃花湾来了。于是女人便欢天喜地，巴心巴肝地伺候男人几天。她们不爱钱。钱有什么用？在桃花湾没用处。男人在家闲闷了，于是又想走。女人便哭哭啼啼，尽说些舍不得之类的话，让男人好言抚慰一番，最后约定下次带些什么东西，便放男人走了。

她们很穷苦，历年来靠国家救济，田种不好不要紧的。吃的呢？自然有丈夫以外的朋友们慷慨解囊，不用愁。愁了不经老，她们从不为小事发愁。她们极爱惜自己的身体。如果有一个睡在床上哼哼唧唧，喊妈叫娘，顶多是牙齿疼，决不会有什么大病。

前些年山里进来过一队伐木工人，住在各家各户。住了一段日子，领导发现这些工人慢慢都失去了战斗力，变得懒惰起来，常常歪在被窝里不出工。代工人向领导请病假的都是女人们。领导明察暗访，终于发现其中奥秘，于是领导请示领导的领导，到深山老林搭了木板棚，全部撤走了。领导想了个万无一失的主意：白天伐木，晚上学习。不想桃花湾的女人会找，等学习完了，她们一个二个地也就到了，一对对躲到树背后亲热个没完。领导奈何得了工人们，却奈何不了女人们，最后请示上级，干脆解散了伐木队。原来那些工人都是从各省来的，是一支杂牌军。

有干部到这儿领导学大寨，也被拖下了水。

桃花湾“臭名”在外。本区干部下乡，他老婆一定要打听是不是到桃花湾。久而久之，没哪个男人愿到这鬼地方来了。

人贩子到这儿拐跑了三个姑娘媳妇，区委书记脸上觉得不好看，派人到这里糊了一大条标语：《坚决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！》——因为上级发的宣传口号只有这一条占得上女人的边。人贩子被抓起来了，三个姑娘媳妇也回来了。但她们并不觉得被人拐走有什么不好。当那三个女人先后回来时，全湾人都羡慕死了。人家不花钱去坐了火车，坐了轮船，身上穿的是最洋气的布

做的衣裳，打的是一按就撑开的洋伞，脚下是牛皮做的洋鞋，乖乖哟！美死人啦！

那女人到家，从提包里拿出好东西来满足大家的口福。比如一匙麦乳精吧，冲一大碗水，让女人们一人喝一口，于是便一片啧啧声。比如一包带尾巴的烟吧，女人们不会抽，也要点燃一根，一人叭一口，于是呛得咳成一团，笑成一团。后来还有一包糖果，拿出来让大家尝一尝。

饱了眼福，满足了口福，然后还要饱耳福。这女人便绘声绘色地从出家门的第一步讲起，汽车怎么快，武汉人怎么多，长江怎么大，江苏怎么平，还稍带着讲讲人贩子怎么好。从山里讲到山外，大家的情绪随之高涨，从外面讲到回家，大家的情绪便跟着低落。总而言之，统而言之，山外比山里好，跟人走比歪在家里好。

如果在坐的有位老大妈，定会夸赞这位被拐走的女人：“囡子，你变一场人值得呀！吃也吃哒，玩也玩哒，飞机大炮都看见哒，值得！”

讲的结果，是让大家好几天打不起精神，歪在被窝里想象那没见过面的火车、轮船、飞机、大炮。

有人暗地里问刚回来的女人，还去不去？去的话就带她一个。这女人悄悄告诉要跟着走的女人，那里的人钱多女人少，某某带了钱还要来的。多则一千两千，至少也有八百。乖乖，上千块钱！想跑的女人回家跟爹妈商量：人家给一千块，让不让我走？爹妈的思想也开通：姑娘横直是人家的人，有那么大一笔钱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不过有个小条件，出去了常写信回来，免得爹妈牵肠挂肚。

天天望山外，总算盼来了两个男人，正高兴得心里蹦蹦跳，没想到却是区里来的两个干部，这一吓着实不轻。

桃花湾响着老赵的粗嗓门儿：“都给我听到，吃了晚饭开会！”

三

晚上开会，地点在桂花天井里头的大堂屋里。人到得很踊跃。难得有个机会让大伙儿凑到一起，加上年轻的领导是个白面书生，来看看、听听，总比闷在没男人的空房里强。

在一张张容光焕发的女人面孔空隙中，夹着几个灰不溜秋的男人。女人做鞋，男人抽烟，叽叽喳喳，烟雾腾腾。

一双双眼睛睨着台灯后面的白面书生。

梁厚民不敢抬头，径直看他的文件。吃晚饭的时候，桂花老瞟他，给他夹菜，给他盛饭，那份亲热搞得他很不自然。他没有吃饱，现在肚子已经又开始饿了。他懂得了桃花湾女人的厉害。

“梁书记，开吧。”老赵低声说。

“好吧。”梁厚民勇敢地抬起头来，见到的是一双双闪着光的眼睛。心一慌，问了个问题，“谁是队长？”

一个女人站起来，亲亲地说：“同志，我的那个哥哥……”

“亲亲儿的哥哥！”不知谁打了个冷补丁。

婆娘们乐得一片笑声。

老赵一拍桌子：“严肃点儿！”

大家都忍住笑，但仍有“哧哧”声。

梁厚民皱了一下眉头。并不好笑的事她们也笑，真没教养。

“你接着说。”他向站着的女人呶呶嘴。

“我那个哥哥出门在外，……”她赶紧缩下了身子，接着是吃吃的笑声。

“听着！”老赵站起来，很威严地扫了会场一眼。“这位是我们区的副书记，梁书记。梁书记带来了中央、省里的文件，是

关于我们农民的大事情。大家认真听，不许嘀嘀咕咕，不许笑个没完。有什么好笑？梁书记，你念吧。”

梁厚民开始念了。他觉得自己在桃花湾没一点威信，简直象老赵的跟班，形象不够高大。他一边念，耳朵里慢慢响起了叽叽喳喳声，有些话断断续续飘进了他的耳朵里。

“你看他的脸，几多白净哟！”

“我们这儿就不出这样的男人。”

“他嘴上还没长胡子。”

“去亲亲！”

“你去！”

……

笑声，打闹声。她们对文件不感兴趣。

梁厚民脸上发烧，背上象有许多虱子在爬。他见她们越说越不象话，气得扔下了文件：

“不象话！”

这一句没吓着女人们，倒把老赵吓醒了，原来他在打瞌睡。

“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王喜旦儿，又是你，站起来！”

慢腾腾站起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妇。她打扮比别的女人稍微洋气一些，一副傻乎乎的俏模样儿。望着丧门神似的赵委员，她张大惊慌的眼睛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

“怎么了，叔叔？”

“叫哥哥……”不知又是谁轻轻打冷补丁。

好在老赵没听见。他抓住王喜旦儿不放：“怎么了，问我？刚才讲话的是不是你？要亲我们的梁书记，来亲！来呀！”

“我没说……”

“不要脸，跟人贩子跑的是不是你？回来还夸人贩子那儿好！是不是你？人有脸，树有皮。狗子也还记七天的事吧？你连

狗都不如！”

王喜旦儿哭了，眼泪顺着粉脸直往下淌。

老赵不想放她，穷追猛打：“不自爱，还哭！还有脸哭！你们，”他将手划了个半圆形，“都他妈的不要脸！”

梁厚民觉得老赵这样讲话不好，正准备制止，忽听得黑暗中有人抗议：

“不要骂人！”

“谁？站起来！”

“我！”

抗议的人站起来了，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。她喘着粗气，胸脯一起一伏，脸上因气愤而发红。

“啊，是你，春桃！”老赵阴阳怪气地来了这么一句，“你是个好东西。跟人贩子跑的有没有你？”

“有我。”回答得颇为理直气壮。

“骂错了？咳？”老赵的声音又恢复了杀气，“高中生，把自己卖给人贩子，对你这样的更要骂！不知羞耻！”

“你们是用来贯彻文件，还是来骂人的？”春桃直视着老赵，“刚才有人低声开玩笑，不错。但你早说过，桃花湾的婆娘没教养。那么你呢？你当了干部，应该有教养，你嘴里出来的是什么话？喜旦儿姐跟人贩子跑了，也不错，还跟那边结了婚，她还要去，怎么，犯法啦？我跟一个人出去过一趟，也是事实。但你有什么根据说那个人是人贩子？你凭什么说我把自己卖了？赵委员，你不说清楚我告你！”

姑娘机关枪似的一阵发问，搞得老赵招架不住。老赵只好退却，无话找话地说：

“说吧，还有没有？都说出来。”

“还有！”春桃也不是好惹的，继续说道，“桃花湾的女人

没教养，这是谁的罪过？你领导我们几十年，你没一点儿责任？桃花湾的女人爱拉干部下水，怎么没听人骂那些糟踏了桃花湾的女人的混蛋男人？我看你是不是也准备下水，先造这么个舆论？……”

老赵的脸一下子气成了酱紫色。

屏声静气的女人们突然象开了锅的水，开心地大笑起来，放肆的话象连珠炮似地：

“瞧他那黑样儿，别糊了老娘的被窝。”

“他没本事！”

“老赵，硬个气，今晚上就去！”

“赵哥哥答应了！”

……

老赵勃然大怒，猛一拍桌子，不幸掀翻了台灯，摔在地上破了。会场漆黑一团。女人们叽里哇啦，这个踩了脚，那个碰了头，还有那几个灰不溜秋的男人趁黑捞便宜，被碰着的女人便尖声怪叫。等桂花再找来一盏灯，婆娘们溜得一个不剩。

她们渡过了一个很有趣的夜晚。

老赵长叹一声：“唉！骚婆娘们，没法治！”

梁厚民却愣着不动。春桃的话触动了他。

桂花咬着她那丰润发红的嘴唇，笑咪咪地望着两位打了败仗的领导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开口说话，提了个叫区领导难办的问题：

“梁……书记，赵哥，我的灯……”

“赔你一个！”老赵正窝了一肚子火，无好气地吼了一声。

“油呢？我的那个哥哥出门的时候做了记号的，他回来要打我。”

老赵欲发火，梁厚民拦住他，掏出两块钱扔在桌上。

然而桂花不要，她有她的道理：“他回来又要问钱是哪个给的……”

“你去睡觉，我的姑奶奶！”

桂花气冲冲把油灯往桌上一搁，嘟着嘴走了。

梁厚民望着两块钱，蓦地心头一动。是的，给钱她也没处花，打一斤煤油得跑大半天的路。

他忽然意识到这些女人并不可恨，而是可怜！更可怜的是没人觉得她们可怜！

四

“依我说，小梁，明天回去算了。跟这儿的人贯彻文件是瞎子点灯白费蜡！她们愿意让你吼，让你骂，却不希罕你来教育。这些臭娘们！”老赵歪在被窝里吞云吐雾，吐痰，发议论。

梁厚民受不了旱烟味儿，更受不了老赵的脚臭气。糟糕的还得跟他同床。那位贤慧的桂花也不说搞点水让他们洗一洗。他觉得今夜不大好过去。

“喂，你说呢？”老赵追问他。

“你先睡，让我想想。”他说着，起身走出了厢房门。

天井象一个面向天的大窗口，洒进了月亮的清晖。天井边的走廊那边是黑洞洞的门。门那边是另一户人家。整座古老的房子互相贯通，这一家连着那一家。象一个棋盘，又象一个大迷宫。这迷宫里藏着许多谜语，进到里面，也可以诱发人产生猜谜语的欲望。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。在这个远离现代文明的地方，梁厚民既不习惯，又感到惶惑。他亲眼看见了，桃花湾的女人们轻浮，放肆，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。女高中生的话在他耳边震响。是呀，桃花湾的女人没教养，究竟是谁的罪过？他是新提拔